

世界文豪书系

果戈理全集

GUO GE LI QUAN JI

2

河北教育出版社



Gogol

果戈理全集

第二卷

密尔格拉得

沈念驹 主编

陈恩冬 冯玉律 译

.....

河北教育出版社

密尔格拉得

目 录

旧式地主	陈恩冬 译 1
塔拉斯·布尔巴	冯玉律 译 26
维*	陈恩冬 译 159
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 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	陈恩冬 译 200

旧式地主

我十分喜爱穷乡僻壤里那些孤寂的庄园主的俭朴生活。他们小俄罗斯通常被称为旧式地主，就像一些虽显破旧，但又十分精致动人的小屋一样。它们色彩斑斓，而又与那些墙壁还未淋过雨水，屋顶还未长满青苔，未上油漆的门廊还未显露红砖色彩的平整光洁的新房子完全不同。我有时喜欢到这异常孤寂的环境中逗留片刻。在那里，没有一个欲望能逾越包围着小小庭院的栅栏、种满苹果树和李树的花园的篱笆和被柳树、接骨木、梨树层层围住和遮蔽着的向一边歪斜的乡间茅屋。住在这里的俭朴的庄园主们生活是如此平静，令你在瞬间忘怀一切，觉得种种情欲、欲望和骚扰世界的恶魔带来的动荡不安的产物根本不存在，你只能在五彩缤纷、光芒耀眼的梦幻中才能见到它们。从这里我还看到一座低矮的小屋，四周是一条用发黑的小木柱撑起来的回廊，这样，在下雷雨或下冰雹的时候，就可以去关闭护窗板而不致被雨淋湿。屋后种着一棵香气袭人的稠李树和一排排结满紫红色樱桃和蒙着一层白霜的蓝宝石般的李子的低矮的果树。在一株枝繁叶茂的槭树下，铺着一块供人休息的毯子。屋前是一个宽大的院子，地上绿草如茵，一条踩出来的小路从谷仓通到厨房，再从厨房通到主人的内室。一只长颈鹅带着一群像一团团绒球似的雏鹅在戏水。栅栏上挂满



着一串串晒干的梨子和苹果，还晾着几条毛毯。谷仓旁边停着一辆装着香瓜的板车，懒洋洋地躺着一头卸了套的犍牛——这一切对我而言，是一种十分强烈的诱惑，也许，是因为我现在已经见不到它们，是因为越是远离我们的东西，越觉得它们亲切可爱。无论怎么说，甚至当我坐着轻便马车驶近这幢小屋门前的台阶的时候，我的心头已经感受到了分外的愉悦和平静。马匹欢快地奔到台阶前停了下来，车夫慢悠悠地从座位上爬下来，装着烟斗，好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似的。就连几条笨拙的看门狗掀起的一阵阵吠声，在我听来也十分悦耳。但是，最令我高兴的是居住在这小角落里的庄园主和前来亲切迎接我的大爷大娘们。直到现在，当我置身在一群穿着时尚的燕尾服的绅士中间，在一片觥筹交错的喧闹中的时候，在我的脑海中有时也会闪现出他们的面容，这时，我就会陷入朦朦胧胧的境界，一幕幕往事又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的脸上总是露出慈祥、亲切和坦诚，使你不由自主地，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摈弃一切狂妄的幻想，不知不觉地将全部感情投入到微不足道的、田园般的生活里去。

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生活在上一世纪的两位老人。唉！他们已不在人世了。我的心灵深处至今还充满了对他们的怜悯。如果有一天我重新造访现在已空无一人的他们的旧屋，看到在原先是低矮小屋的地方，除了一堵堵茅屋的断墙残壁、荒芜的池塘和杂草丛生的沟渠，已别无他物的时候，我的心情一定会万分地难受。悲戚惆怅啊！我预感到的悲戚惆怅啊！还是让我们言归正传吧。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托夫斯托古勃和他的老伴普莉赫丽娅·托夫斯托古比哈（村里人都这样叫她），就是我开头提到过的一对老人。如果我是个画家，要想在画布上

描绘菲列门和巴芙基达^①的肖像，那么，除了他们，我决不会挑选别的模特儿。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六十岁，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五十岁。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高个子，总是穿一件条纹夹丝厚毛料面子的羊皮袄。坐着的时候，喜欢弓着背，无论自己说话，还是听别人说话，脸上总是笑嘻嘻的。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显得有点儿一本正经，几乎从未见她笑过。可是她的脸上和眼睛里却流露出善意，好像要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款待你，从而你一定会觉得，如果她那慈祥的脸上再添上笑容，那倒反而显得过分了。他们脸上的浅浅皱纹疏密有致，叫人赏心悦目，画家见了，也会偷去用在画布上的。从这些皱纹上，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全部生活，明朗而平静的生活。遵循古老民族习俗，纯朴忠厚的富豪门第就是过着这种生活，他们和从油贩子、小商人堆里爬出来的卑贱的小俄罗斯人截然不同。小俄罗斯人就像蝗虫一般，挤满在大大小小的衙门里，从自己同乡的手里掠走最后一枚戈比，使彼得堡充斥讼棍、谤人，最后，总算有了点家产，便神气活现地改成大俄罗斯人的姓氏。他们和所有古老的、土生土长的小俄罗斯宗族一样，跟这些卑鄙小人完全不同。你不可能看到他们如此互敬互爱而无动于衷。他们相互间从不用“你”相称，而总是说“您”。您，阿法纳西；您，普莉赫丽娅。“是您把椅子压坏的吗，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没事的，请您别生气，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是我压坏的。”他们没有生过孩子，所以，他们把一切的爱恋都相互倾注在对方身上。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年轻时曾在骑兵团里服役，后来升到准少校，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连阿法纳西·伊凡诺

① 希腊神话中一对幸福的、相敬相爱的夫妇。



维奇自己也从不提起了。他三十岁那年结了婚。当时，他可是个英俊小伙儿，穿一件绣花坎肩。他甚至巧妙地带着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一块儿私奔，因为她家里的人不愿将女儿许配给他，可是，连这件事他也记不清楚了，至少是从来没有谈起过。所有这些久远的不同寻常的往事早已烟消云散，被平静孤寂的生活和既迷蒙又美妙的梦幻所代替。当你坐在朝向花园的农舍的阳台上，看着滂沱大雨自天而降，劈里啪啦地敲打着树叶，像一条条小溪哗哗地往下直淌时，你不由得浑身无力，昏昏欲睡。这时，从树丛中隐约现出一道彩虹，仿佛天空中悬着一弯折断的七彩穹隆在雨雾中熠熠闪光；或者，当你坐着摇摇晃晃穿行在绿色灌木丛中的马车，聆听着草原上鹤鹑的鸣叫的时候，当芳香的青草连同麦穗和野花一起钻进马车的小门，轻轻拍打着你的双手和面颊的时候，你也会产生这种梦幻般的感觉。他总是笑容可掬，听来访的客人说话，有时他自己也谈，但大多是问长问短。他不是那种怀旧颂古，对新事物横加指责而令人讨厌的老古董。相反，他向你问长问短，对你个人的生活境况，你的每一个成功和挫折，都表示极大的好奇和关心。通常，这些方面都会勾起一切善良的老人的兴趣的，虽然这有点近似孩童们的好奇心；当孩子跟你说话时，他总会盯着你刻在表坠上的小图章看个不停。这时候，可以这么说，他的脸上洋溢着慈爱。两位老人居住的房间又小又矮，旧式人家的房间通常都是这样。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只偌大的火炉，几乎占了三分之一地方。这些小房间特别暖和，因为老两口非常喜欢把房间烧得热乎乎的。炉膛一直连着外屋，那里的稻草一直堆到天花板，在小俄罗斯，通常都是用稻草代替木柴的。冬天的晚上，当你追逐一个黑头发姑娘而冻得手脚发僵的时候，你一边搓着手，一边跑进屋里来，你就会看到炉膛里的稻草烧得毕

剥作响，熊熊炉火把整间外屋烤得暖烘烘的。屋里的四壁装点着几幅嵌在老式狭边框子里的大大小的油画。我敢断定，他们的主人早已忘记这些画的内容，即使有人拿走了其中的几幅，他们一定也不会发觉的。有两幅是肖像画。一幅画的是某个大主教，另一幅是彼得三世皇帝。拉瓦里耶尔公爵夫人^①从狭边画框里向外探望，她的脸上身上都粘满了苍蝇屎。窗户四周和门的上方也挂着好多小幅图画，大家只当它们是墙上的污斑，所以根本不去细看。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是泥地，但是抹得很平整，打扫得很干净，远远胜过有钱人家铺的镶木地板，因为穿着仆役制服的睡眼惺忪的先生们每天只不过懒洋洋地打扫一遍罢了。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的房间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柜子，墙上挂着许许多多装着花籽、菜籽和瓜子的包袱和袋子。箱角里和箱子间的缝隙里也塞满了五颜六色的毛线团和五十年前缝制的破旧衣服。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是个好主妇，不管什么东西都要收藏起来，尽管有时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今后是否派上用场。但是，屋子里最有趣的是会唱歌的门。每当天亮时，每扇门都咿咿呀呀地唱开了。我无法说出它们会唱歌的原因，是否因为门上的铰链生了锈，还是做门的工匠在门上安了某种机关。但是有趣的是，每扇门的歌声都各不相同。卧房的门唱的是尖细的童高音，餐室的门唱的是嘶哑的男低音，而那扇外屋的门发出来的却是奇怪的颤音，又像是一种无病呻吟，如果你侧耳细听，最后你就听清楚它仿佛在唱：老爷子，我好冷！我知道，很多人不爱听这种声音，可是我却非常喜欢，现在我只要偶然听到门扇的吱吱声，我就好像突然置身在乡间低矮的小房间里。旧式的烛台上点着一枝蜡

① 法国路易十四的嬖人。



烛，桌上放着晚餐。五月昏暗的夜色，从花园里透过敞开的窗户，窥视着摆满餐具的桌子。夜莺的声声啼啭，在花园，在木屋，在远处的小河上空久久回荡，树枝不停地颤动，发出簌簌的声音……天哪，那时，有多少一串串长长的回忆在我的心中涌腾翻滚！房里的椅子都是木头的，非常结实，只有老古董才能是这样。高高的靠背十分光滑，木纹清晰，不上光，也不涂漆，甚至连椅套也不用，这倒有几分像直到现在大主教还在坐的那种椅子。四周屋角里放着三角茶几。沙发前面，嵌满粘满一点点苍蝇屎的雕成树叶花纹的细金框的穿衣镜前面，是长方形的小茶几。沙发前面铺着一块地毯，上面的图案，你说它像鸟，它却是花；你说它像花，它却是鸟。这一切几乎就是老两口子简朴居室里的全部摆设。下房里住满了穿着花条衬裙的年轻的和已经不年轻的女仆。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有时让她们缝缝补补，有时使唤她们洗洗浆果，除此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厨房里，或者睡大觉。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认为有必要把这些女仆圈在屋里，严格管束她们。可是，令她大吃一惊的是，没过几个月，有一个女仆的肚子鼓了起来，和正常的不一样。尤为奇怪的是，屋子里除了一个整天光着脚板穿一件灰色短燕尾服的侍童，并没有住着打光棍的男人。这个侍童除了吃饭，就是睡觉。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对做错事的女仆总是训斥一通，然后严加惩处，以儆效尤。窗户玻璃上苍蝇成堆，嗡嗡作响，不过总是被熊蜂浑重的低音，有时还伴随着黄蜂刺耳的吱吱声压下去。可是，只要一点亮蜡烛，这一帮虫类就纷纷飞去过夜，于是像一堆乌云把整块天花板都遮住了。

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很少料理农务，虽然他有时也坐上马车到地里十分仔细地督察雇工们割草收麦，但管理农务的事情主要由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承担。她的管理工作主要是

不断地打开和关好仓库门，把不知其数的水果和蔬菜或是腌制，或是晒干，或是熬煮。她的屋子活脱脱是一个化学实验室。苹果树下面总是生着一堆火。铁三角架上不是搁着铁锅，就是搁着铜盆，里面盛着用蜂蜜、白糖和别的什么东西熬制的果酱、果子冻和水果软糕。在另一棵树底下，一个马车夫不停地在了一口铜甌里蒸馏用桃叶、稠李花、百金花和樱桃仁做原料的伏特加酒。不过，当这一道工序快结束的时候，他也被酒气熏得连舌头也转不动了，只会乱七八糟说一些连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也听不明白的话，接着就到厨房里睡大觉去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有的被熬煮了，有的被腌制了，有的被晒干了，数量实在太多，因为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总喜欢在所需数量之外多储备一些。要不是大部分被女仆们吃掉，准会把整个院子都淹没掉。这些女仆常常躲在储藏室里狼吞虎咽，结果胀得直哼哼，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的肚子不争气。至于地里的农活，院子以外的杂物，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就很少有机会照料了。男管家往往串通村长，用残酷的手段明抢暗偷。他们闯进主人的林子，就像走进自己的领地，习以为常。在林子里，他们把树木砍下来做成雪橇，然后拿到附近的集市上去出售。此外，他们还把粗壮的橡树卖给附近的哥萨克人，让他们来采伐，运回去造磨坊。有一次，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想去巡视自己的林子。为此，套好了一辆两边挂着大幅皮门帘的轻便马车。马车夫一抖动缰绳，几匹曾在民警队里服役过的马立刻四蹄腾起。空气擦着马车的门帘发出奇怪的声音，似乎突然听到了笛子、铃鼓和大鼓的交响。每根铁钉和铜子都在啸鸣，连磨坊附近也能听见：原来地主太太出门巡视来了，虽然这段距离至少有二俄里。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不能不注意到，林子已被砍得七零八落，那些她在童年时已经知道有



百年历史的橡树也已经不知去向。

“怎么回事，尼契波尔？”她对正在身边的男管家说，“橡树怎么会稀稀拉拉的？留神你的头发别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稀稀拉拉？”男管家若无其事地说，“完了！全完了！被雷劈了，被虫蛀了，——完了，太太，完了！”

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回家以后，她吩咐在花园里的甜樱桃树和高大的冬梨树附近增加一倍的看守。这两位当之无愧的实权人物，男管家和村长，认为把全部面粉统统运到主人的仓库去完全是多此一举，给东家一半已经足够了。最后，连他们运来的这一半不是发了霉，就是受了潮，拿到集市上卖也没人要。尽管男管家和村长偷盗了不知多少财物，尽管院子里的大小大小，从女管家到小猪崽子狼吞虎咽了不知多少东西，尽管那些猪糟蹋了不知其数的李子和苹果，还时常用头拱树，把果子拱得像雨点般地掉下来，尽管麻雀和乌鸦啄食了多少果子，尽管仆人们把主人家的东西当礼品送给在邻村的亲戚，甚至把仓库里的旧布匹和棉纱偷出去，后来这些东西都流到了无人不晓的源头，也就是说，流到了小酒馆，尽管来往客人、慢性子的车夫和仆人们偷去了不知多少东西，——可是，沃美的土地还是献出了累累硕果。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和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老两口子本不需要这么多东西，因此所有这些贪得无厌的掠夺在他们的全部家产里是毫不起眼的。

老两口承袭了旧式地主的老习惯，非常喜欢吃。当曙色微明（他们总是起得很早），各扇房门纷纷奏起不协调的音乐的时候，他们已经坐到小桌子旁边喝起咖啡。喝够咖啡以后，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就走到外屋，摇动着手绢，对着几只大白鹅喊：“去，去！快出去！”在院子里，他总会碰上男管家，照

例要跟他聊上半天，详详细细地查问他的工作情况，然后嘱咐他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还应该做些什么。这些不同凡响的理财知识一定会使任何人感到吃惊，至于新年，那就更加不敢妄想从这机警的主人那儿捞点什么油水了。可是，男管家毕竟是个饱经世故的人，他懂得如何回答主人的提问，更懂得如何管理这一摊子事情。

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随后就回到屋里，走到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跟前说：“怎么样，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也许我们该吃点什么了吧？”

“现在吃点什么呢，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要不就吃点甜油饼、罂粟花籽的馅饼，或者腌蘑菇怎么样？”

“就吃点蘑菇和馅饼吧。”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回答说。话音刚落，桌布已经铺好了，上面放了蘑菇和馅饼。

午饭前一小时，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又开始吃了，喝一杯用老式银酒盅盛的伏特加，吃一点蘑菇、鱼干和别的下酒菜。十二点钟，老两口坐下来吃午饭，除了盘子和调味瓶，桌上还摆着许多密封的瓦罐，为的是不让这些令人垂涎的传统美味佳肴走味。吃饭的时候，他们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吃饭。

“我觉得，这粥有点儿糊，”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说，“您没吃出来吗，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

“没有，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您多放点油，就吃不出焦味了，您要不倒些蘑菇汁在粥里。”

“好吧，”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说着，就把盛粥的盘子移到跟前，“让我来尝尝什么味道。”

吃完午饭，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睡一个小时午觉。随后，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端上一盘切开的西瓜，说：“您尝尝，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这西瓜多好啊！”



“您别相信，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红瓢的瓜就一定甜，”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边说，边拿起一大块西瓜，“有时候红瓢的并不一定是好瓜。”

可是，西瓜很快就被消灭了。这之后，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又吃了几个梨子，接着就跟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一块儿到花园里去散步。回家以后，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就忙自己的事去了，他就坐在对着院子的廊檐下，观望储藏室的门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女仆们推推搡搡地把装在木箱、箩筐、洗衣盆和水果箱里的一堆堆垃圾废物搬出搬进。过了一会儿，他差人去叫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或者亲自跑去对她说：

“能给我吃点什么吗，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

“吃什么呢？”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说，“要不我去叫人给您拿些果馅饺子来？我特意叫他们给您留下的。”

“这也很好。”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答道。

“要不，您吃点果汁羹？”

“这也不错。”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答道，这两道点心很快就端了上来，而且照例吃得精光。

晚饭以前，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又吃了些点心。九点半吃晚饭。一吃完晚饭，他们马上又睡觉去了。于是，这个既生机勃勃同时又悠闲安定的小居室变得一片寂静。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和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睡觉的房间很热，很少能在里面待上几个小时，可是，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还觉得不够暖和，索性睡到暖炕上。酷热常常烤得他半夜里爬起来好几次，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有时候，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在房间里一边走，一边直哼哼。

这时，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就问：“您哼哼什么，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

“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好像肚子有点儿疼。”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说。

“也许，您是不是要吃点什么，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

“不知道能不能管用，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再说，有什么能吃的呢？”

“喝点酸牛奶或者用梨子干煮的甜羹。”

“也好，就试试看吧。”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说。一个睡眼惺忪的女仆走出去挨个儿在食品橱里找。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把一小盘子甜食吃光了。过后，他就说：“现在肚子舒服多了。”

有时，如果天气晴朗，房间的火炉也烧得很暖，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高兴起来，喜欢拿老婆开玩笑，说些不相干的话。

“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他说，“要是我们的房子突然着火了，那我们上哪儿去住啊？”

“上帝保佑，千万别像他说的那样！”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赶紧画着十字说。

“我是说，要是我们的房子烧了，我们搬到哪儿去呢？”

“天知道您在胡说些什么啊，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我们的房子怎么会烧掉，上帝决不会答应的。”

“那么，要是真的烧掉了呢？”

“我们就搬到厨房去住。您就暂时住到女管家的房间去。”

“要是厨房也烧了呢？”

“上帝保佑，他决不允许房子和厨房一下子烧掉的！要是真的这样，在新房子没有造好以前，我们就住到储藏室去。”

“要是储藏室也烧了呢？”

“天哪！您在胡说些什么呀！我不想听您说下去！说这种



话真是罪过，上帝会惩罚您的。”

可是，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却为能拿老婆开玩笑而感到扬扬得意。他坐在椅子上脸上笑嘻嘻的。

可是，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当老两口家里来了客人的时候，屋子里却完全是另一种气氛。这两位善良的老人，可以说，是为了客人而活着的。凡是家里最好吃的东西都拿了出来。他们抢着要把自己地里生产的所有东西拿出来款待你。但是，我感到最高兴的是，他们的殷勤好客并非是故意做出来的。这种准备把心都掏出来给你的亲热态度在他们的脸上流露得十分温柔动人，而且自然得体，使你不得不答应他们的请求。他们有一颗善良正直的心灵，是这种心灵的纯洁朴实的化身。这种亲热和衙门里当官的向你献殷勤完全不同。这些人称你为恩人，拜倒在你的脚下，于是就靠着你的帮助才得以出人头地。老两口想尽办法不放客人当天回去，一定得留下来过夜。

“这么晚了，怎么能够赶远路回去！”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总是这样说。（客人一般都住在远在三四俄里外的地方）

“当然啰，”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说，“万一路上碰到强盗或者什么歹徒怎么办？”

“愿上帝保佑您别碰上强盗！”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说，“干吗晚上谈这种事情。不管有没有强盗，天这么晚了，压根儿不能出门。再说您的马车夫，我知道他，这人又瘦又小，不论哪一匹马都会把他踩死的；再说，他现在一定喝醉了，躲在什么地方睡着了。”

于是，客人只得留下来。在低矮的暖融融的房间里度过夜晚，使人感到亲切温暖却催人欲睡的故事，端到餐桌上来的一向注重营养、烹调得十分精美可口的饭菜冒出来的腾腾热气，

对于客人来说，往往是一种报答。我现在还仿佛看见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弓着背坐在椅子上，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全神贯注，甚至津津有味地听着客人的谈话，话题也常常涉及政治。客人往往是足不出户的，因此谈起政治来脸上总是露出意味深长、神秘兮兮的表情，并且胡乱猜测什么法国人在背地里答应英国人重新把拿破仑一世派到俄国去，或者干脆谈论即将爆发的战争。这时，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装着不去看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开口说：

“我也想去打仗，为什么我不能上战场？”

“又来劲了！”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打断他的话，对客人说，“老掉牙的人还能去打仗！一开枪就把他打死！准把他打死！枪口慢慢地、慢慢地瞄准他，啪地一下子把他打死。”

“又怎么啦？”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说，“我也能把他打死。”

“您听听他胡说些什么！”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紧接着说，“他怎么能去打仗，枪早就生了锈，一直放在小房间里，您见了就知道，那怎么能算枪，子弹还没出膛，火药就在里头爆炸了，弄不好，手也炸断了，脸也炸伤了，那时候，去痛苦一辈子吧！”

“怎么啦？”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说，“我去买新的武器。我要买一把马刀和一枚哥萨克的长矛。”

“简直胡思乱想。瞧他心血来潮，尽说瞎话，”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恼火地继续说，“我知道他是说着玩的，可听起来总不是个滋味。他总喜欢这么说话，有时候，你听着听着，心里怪害怕的。”

可是，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很得意，因为他使普莉赫丽娅·伊凡诺夫娜不大不小地吓了一跳，他弓着背坐在椅子上，